

jūnshēng wǒ yǐlǎo
君生我已老

爱爬树的鱼·著

无法在最美好的年华相遇的两人，
却期望着能永远携手走下去。
该有多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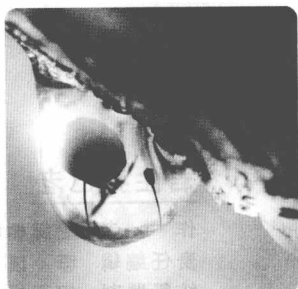


1991年5月第1版

junsheng wo yilao

君生我已老

爱爬树的鱼·著



定价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1.5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君生我已老 / 爱爬树的鱼著. —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0.4

ISBN 978-7-5125-0011-2

I. ①君… II. ①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3852号

君生我已老

作 者 爱爬树的鱼
责任编辑 李 璞
统筹监制 何亚娟
策划编辑 何亚娟 刘芳林
美术编辑 徐燕南
市场推广 张 蓉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 710 × 1000 16 开
18.5 印张 36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011-2
定 价 28.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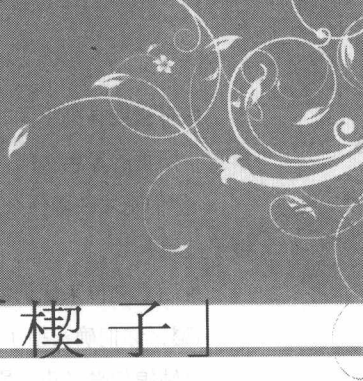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楔子」

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我恨君生迟，君恨我生早。

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

我叫郝萌。

是的，你们没有看错……好萌。

如果我知道二十几年后网络将会诞生出一个颠倒众生的“萌”字，当年我一定会哭着喊着要爸妈立刻改名。

今天是难得的好天气，脚下的地砖被擦得很闪亮，黄铜把手也被擦得如黄金般熠熠发光，甚至连马桶也被刷洗得几乎会把人的眼给闪瞎……我想这个月我可以向老总提议，为我们可敬的清洁大妈涨涨工资。

是的，此刻我就在厕所，我坐在光可鉴人的马桶盖上，低头看了看腕表，继续等待……门外叽叽喳喳的女员工们似乎依然没有离开厕所的欲望……

“嘻嘻，你们部门的经理名字好好笑，叫好萌？”

“是啊，我们都怀疑她是不是更年期到了，一天到晚冷着张脸，一年四季从没见她穿过黑色以外的衣服……”

我低头看向自己的黑色套裙，其实我只是因为黑色耐脏……

“在她手下工作不会很压抑吗，她都三十了还没有成功嫁出去，听说这样的剩女最恐怖了，一天到晚鸡蛋里挑骨头，就恨不得把手下所有年轻貌美的女员工全部都操练得和她一样内分泌失调……”

不可否认，我其实是一个很人性化的主管，等到她们抱怨得差不多时，方含蓄地轻轻敲了下门，提醒忘我的小姑娘们有个心理准备，然后拉开把手慢慢踱出来。

像是被武林高手同时点中了哑穴，全场霎时沉寂下来，当我走出卫生间时，眼前是两排统一低垂的黑色头颅。

“你们刚才在聊什么？”我漫不经心道。下午还有两场会议，我径直走到洗手台前对着镜子开始补妆。

身后立刻传来比训练口令还统一的道歉：“经理，我们错了……”

“嗯，你们确实错了。”

小姑娘们噤了声，服服帖帖地把头低着。

我转过头，严肃认真地提醒她们这个致命的错误：“记住！我今年才二十九岁半，没有三十岁。”

作为从分公司调到总部刚刚上任的经理，尤其还是在男权意识极为浓厚的总部里唯一一个女性经理，很遗憾的是，除了男性手下的不服从，不断试图挑战之外，女性的敌意和轻视也照样不可或缺。

“经理，这一周的企划……”

“我中午就要。”

企划美眉小声道：“经理，现在已经快十一点了……”

我不着痕迹地翻了个白眼，美女，昨天就已经交代你了。

“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分外温柔地道：“扣你工资哦！”

“……”

“经理，关于上次的会议报告……”

“已经整理好了？”

“……不是，还有一小部分，能不能……”

我阴阴一笑：“扣你工资哦！”

“……”

“经理，关于这次活动的场地……”

“已经安排好了？”

“安排好了。但关于本次活动的主持，客户们反映，最好还是选择比较熟悉的联系人接洽，在交流与沟通方面也会更为方便……”

“你的意思是，你比较合适？”小样，当你的顶头上司是隐形的么？

“不是，我的意思是……”

孩子，人生除了要心眼之外应该做更有意义的事。我摇摇食指截住话头：“不是就好，既然这样，你就把与这次活动相关的所有报告都理一理，让我更加‘熟悉熟悉’，两个小时后再给我。”

“两个小时可能……”

我轻声细语地道：“扣你工资哦！”

“……”

看，这就是成为经理的好处，可以理直气壮名正言顺地压榨员工。

所有人都是这样一步步媳妇熬成婆，想当年我进公司也是被刮骨削皮了三年才慢慢出头，如今终于爬上了剥削阶级的宝座，怎能浪费了大好机会。

“你看，你看就你这模样，难怪在公司里你的口碑越来越差。”罗莉咬着块比萨含糊不清道。

我看着对面这波霸女郎，面无表情地道：“口碑差就差咯，谁啰唆扣谁工资。”

“你就是这样不好。”纤纤玉手往我脑门一戳，“没事板着张脸成天挑肥拣瘦地喊着扣工资吓人，没看你底下的小姑娘小伙子整天想拉你下台，找机会把你也给整回去。”

“悉听尊便。”

“听什么听，我说，你也老大不小，还要再这么混下去？”

我抬眼看她：“你顾着自个儿的小家吧，别成日瞎操心，我没事的。”

“没事就别蹉跎！你以为女人这辈子就只能靠爱活，我说……”

话至一半，桌面被轻轻敲了一下，来人双手环胸，居高临下地垂眼看她。他的眉压得低低的，浓黑而凌厉，眉峰却傲慢地挑高，倒有几分斜飞入鬓之感。一眼望去便知他是个不好相处的人，唇线却很是优美，嘴角微翘，不笑的时候，显得尤为凶狠霸道。

罗莉在他的视线下讪讪止住话头，看向我的双眼明显抓狂地写着：为毛他会出现在这里！这是为毛，为毛！

我干咳一声：“他是我们公司的实习生。嗯……目前分在我的部门。”

“你什么时候可以走？”他转头看向我。

“你先在外面等我吧，我待会就来。”

等他走远了之后，罗莉小声咕嘟着：“这小毛头，还是这副死脾气，这么多年都不知道你是怎么忍的。”

“那家伙向来脾气不好，看久了自然就习惯了。”再说，其实我和他也算是半斤八两。

“我说你别这么委屈自己，他除了张脸不错，性格实在令人不敢恭维。现在的孩子比从前的要成熟要厉害多了，尤其是这种半大不小的。”罗莉苦口婆心地念叨，“他们知道哪个

“浑蛋，我碗还没洗完呢！”我手脚并用地挣扎着想下来。

他一把抱紧了，边健步如飞：“碗还可以明天洗。”

“那至少让我冲一下手上的洗洁精……唔！”

嘴巴被狠狠堵住，不管了，我也干脆狠狠心把洗洁精都往他身上的T恤抹，手才刚蹭个两下，他呼啦一下就已经把T恤给脱了，伸手便往我衣里探……

身体渐渐地热了起来，像是融成了水，又慢慢酥软下去。

他发出不可抑止的喘息，急促而紊乱，进入时动作稍有些粗暴，但比起一开始已经好了许多，至少渐渐懂得节制学会体贴对方。

“郝萌……萌萌，萌萌……”

他把头伏在我耳边一遍遍喊我的名字，那声音低沉却又清晰，带着几分危险的磁性。

两个人紧紧缠绕着，他微微汗湿的发贴在我耳畔，我闭上眼环紧他，察觉他又将脸凑了过来，没完没了地揪着舌亲吻……

“……三十岁生日时嫁给我吧……”

我没有回答，只是越发抱紧他，有一瞬间几乎是真的想就这样点头，与他白首了。

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我恨君生迟，君恨我生早。

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

发昏的脑袋中，依稀记得第一次相遇时，他充满敌意和戒备的眼神，那天阳光灿烂得照得人晕眩，小小的他低声说：“我叫任西顾，‘茕茕白兔，东走西顾’的西顾……”

我们不是一出生就已经长这么大了的，年少的时候，憧憬失望退缩迷惘这些一个都没有少。最开始的自己也曾经不知天高地厚地立下了宏伟目标，可惜在日渐叠高的考卷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失落中渐渐明白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

所有的了然醒悟全堆叠到了后来。少年时期的我原本就不是个出众的人物。

也因此多年后回母校参加校友会时，听到我在那家寻常人挤破头也不得其门而入的大公司做经理时，跌破了无数眼镜。

高考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关卡。

那年我十八岁，刚升上传说中令人闻之色变的高三没多久，“9·11”便爆发了，语文老师历史老师简直是商量好的，同时布置了关于这次事件的剖析追踪和要闻摘录的作业。

秋老虎时不时蹿出来烤人，我把空调的温度调到最低。

“乒乒乓乓……”

隔壁又在吵个没完，我把所有的门窗全部拉上，跳进被窝，声音这才稍稍清减了些。到底隔壁还要再折腾多久，从前天晚上开始搬家，这都第三天了，怎么还没折腾完。

起来时已日正当中，打开窗，奢侈又浪费地哗啦啦洒了我一身阳光。

我迷迷糊糊地爬起来换好衣服下楼觅食，楼道终于安静了。我欣慰万分，抓一罐牛奶叼着块面包，我夹着本漫画到阳台呼吸下新鲜空气。

冬日里晒太阳是件享受的事，不过金秋时分的日头还残留着几分毒辣。

我在阳台待了一个多小时准备进屋了，隔壁的阳台和我的相差还不到两米，一点小小的烟雾袅袅弥散过来。

我忍不住皱了眉，走近些看，忍不住喝道：“喂！你做什么！”

那男孩不耐烦地抬起头，小小年纪，眉眼生得极为凌厉，稚气未脱的脸蛋长得挺好，但手上竟夹着一根点燃的香烟！视线从他胸前的小学校校徽上扫过：“小孩，没事充什么大人，这东西等你成年了再抽也来得及。”

他瞪了我一眼，叼着烟用力再吸了一口，立刻忍不住呛咳起来。

我挑起眉，低哧一声。

他没搭理我，自顾自地继续抽，边抽边咳，动作极不熟练，烟灰也随着抖动掉落一地。

“喂，小孩子抽什么烟，没看电视说吸烟有害身体健康。”

“你很吵啊，我在自己家里抽，关你什么事。”他口气很冲，带着一种无能为力的发泄。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头一天他们家刚搬入新房，第二天，父母就提出要分居，我能明白他那时的想法。不过这时候，对着这个未来的不良少年我实在腾不出什么好脸色。

“像你这样的小鬼我见得多了，电视剧看太多了？没事学人家耍酷，烟你要抽不抽随你吧，你最多不也只敢偷偷摸摸地缩在角落里头么？”

“你看，现在知道我们疼你了吧，每天都好吃好穿地供着你……”

高考在即，我目前是在二班，当前最重要的是努力考到一班。

F中是全市重点学校，分为高中部和初中部以及今年刚刚开办的附小。其中所有年级都是按成绩来分班，成绩最优秀的前五十人分到一班，其他的就打乱顺序随机排到二至八班。

因此明白了吧，进入一班就等于保障了将来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好的大学。好的大学中如果能选对一个热门的专业，等到毕业时就可以找到一份比较好的工作，选择了好的工作就意味着能认识到更多条件好的男人，选择了条件好的男人结婚后……停！打住打住！

在我把人生蓝图都规划完之前，我还是先完成第一步——考入一班。

“萌萌，”罗莉叫住我，“最近晚自修回家时怎么都没看见你？”

她是我初中时的同班好友，虽然后来她考入了一班，相处时间变少了，但也没有影响到彼此的交情。

“我觉得晚自修没有什么用，周围老是吵吵嚷嚷的，书根本就看不进去，所以每次都提前半个小时走。”若不是学校强制要求每个人都必须自修，我根本连来都不想来。

“那你就来一班自修嘛，学习氛围比较好一点。”

“不用，还是等我考上一班再说。”

“你真死板，这又没啥。”

我没吭声。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在暧昧而朦胧的青春期，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都藏着一个影子。

他不一定是多么出众的人，但在你心目中，他一定是最优秀的那一个。

他不一定是多么特别的人，但在你心目中，他一定是独一无二，谁也无法取代的那一个。

我回到自己班级，不着痕迹地把乱翘的头发胡乱拨整齐了，方拿出昨晚的英语作业交给前桌的课代表：“吴越，给。”

他回过头，肤白细眼，五官柔和，透着江南男子特有的书卷气。

二十五岁之前我不喜欢太张扬的男人，温柔包容而书生气十足的男子是我喜欢的类型。

二十五岁之后，从不在我预料之内的爱情强硬地介入我早已规划好的人生蓝图中，彻底扰乱了我顽固而平静的步调。

十几岁的半大孩子，对于好看的异性，抵抗力理所应当都会薄弱些……孔圣人也说过

食色性也，这原本就是人的天性。

唉，就是这样！

我一边默念着“色字头上一把刀”一边克制理智节制地斜眼偷瞄路过的儒雅导师校草同学还有可爱的学弟们……

“萌萌，看这边，看这边！好像是今年的高一新生，好可爱哦。”

“罗莉，你这样不行。”我道貌岸然地谴责，“我们的人生应该放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比如后天就要考试了，你那三张数学测验卷有没有做完了？至少要做到平均八十分以上，你这次才有可能继续留在一班。”

“萌萌，你好有目标好有定力哦。”罗莉崇拜地看我。

“过奖过奖。”我淡定地收下赞美，边不动声色地用眼角的余光记录路过的美男们……

哦哦，这个新来的转校生不错哦……记录！

唔唔，今年的高一新生质量水准都很高啊……记录！

我的人生，继美食之外，第二志愿是欣赏美色。

但这个珍贵的第二志愿，这十八年从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并且我准备让这个秘密保留到第二十八年，第三十八年，第……一百零八年，直到带进我的棺材为止。因此，我是出了名的坐怀不乱，定力强人。

同理，在爱情上，我不善于像大多数人那般恨不得掏心掏肺时时刻刻在所有人面前彰显宣扬，虽然其实我在背后已经整日纠结地抱着花瓣天天撕扯着喊着“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不爱……”

我想，我应该是内秀。

许多年以后，终于有一个人告诉我，原来我这是传说中的闷骚。

“这次模拟考考完，如果成绩不错，你应该可以在月底调入一班和我做伴了吧。”

我估摸了下：“没有意外的话，是。”

“我想在二班，除了你，吴越，还有你们班班长比较有可能升入一班之外，没别人了吧。”

“大概吧。”

“我现在在一班可辛苦了，每次考试老是吊车尾，悬死我了，而且班导也忒偏心，我和笙笙上课同样是睡觉，可是每次被点名罚站的都是我。”罗莉絮絮叨叨地埋怨。

“笙笙？是任金笙吧。”我知道她，F中作为全市第一中学，竞争向来十分残酷激烈，不得不说她是个牛人，从初中开始，直至今。连续六年来所有大小考试包括每一门科目测验，她全部都是榜首，从无例外。

在学生时代，在以成绩作为衡量价值标杆的时代，她风光无限，几乎可以算是半个神话人物。

相较于她的风光无限，作为一个并不出众的普通人，就算没有羡慕，我也早已耳熟能详。

罗莉耸耸肩：“就是她，膜拜一下那强人，真不知道她脑袋怎么长的。我们这边读得累死累活，她上课睡觉恋爱照谈榜首照拿。”

我不置可否，在老师眼中的优等生原本就享有特权，缓解的方法，便是让自己也变得优秀，同样获得特权吧。

罗莉伸了下懒腰：“啊，真讨厌，不谈考试了，你今天中午要去哪吃饭？要不要去新校区，那边刚开的食堂听说挺不错的。”

随着她伸懒腰的动作，波涛壮阔的胸脯差点把胸前的衬衫扣子挤爆。

我冷着脸，面无表情地伸出左手抓了抓她的大咪咪，再掂了掂：“嗯，发育得很好，有D了吗？”

她惊吓过度，呆呆地回答：“有……”

我淡定地收回爪子：“非常好，记得以后小心别下垂。”

她继续呆呆地点头。

我忍不住摸摸她的头：“你真可爱。”长着一张美艳的脸蛋和前凸后翘的好身材，性格却出乎意料地小白。

她这才反应过来，瞬间涨红了脸大叫一声，一路追打过来……

两人一前一后进进了食堂，这家新食堂也是因为今年F中刚开办了附小，所以拨了一块新校区，在这里落户了。

进了食堂之后，我们方开始后悔。新食堂离附小比较近，结果整座食堂，除了我和罗莉之外……全部都是小学生！

“要不要出去再换一家？”罗莉小小声道。

我摇头：“算了。”现在是放学高峰期，几座食堂相距甚远，等到了下一家，排完队也没有菜了。

于是我们两个刚刚成年的少女……算少女吧，硬是厚着脸皮左冲右突地在一堆孩子中打了两份饭菜回来，我想我忘不掉食堂大妈鄙视的眼神，以后我再也不来这家食堂了。

两人挑了个临窗的位置，屁股还没坐热，从罗莉身旁经过的小鬼让我眼熟得多打量了下，发现是隔壁家的问题儿童。

“任西顾？”

他这才撇头看了我一眼，不怎么甘愿地走过来：“有事？”

“你弟弟？”罗莉道。

“不是，是隔壁家的小孩。”

“这样啊。”罗莉立刻热情无比地朝他招招手：“小弟弟，你要不要吃什么，姐姐今天请客。”

他眉毛凶恶地一压，冷冷地道：“我又不是没钱，要你多事。”

罗莉一口气差点没被噎住，悲愤看向我的眼里写满了“好可恶的小鬼，太没有礼貌了！”

我安抚地道：“没事，他不是故意针对你的，这小鬼原来脾气就不好。”

任西顾狠狠瞪了我一眼，一甩书包就出了食堂。

“这小鬼怎么这么拽？”罗莉愤愤道，和一个小鬼生气又失了风度，但忍住气，又憋得慌。

我耸耸肩：“青春期吧，有点小叛逆是正常的。”

后来我知道我错了，他的坏脾气并不仅仅停留在青春期，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与时俱增。

而这个不怎么愉快的初遇也令罗莉多年后依然耿耿于怀，奠定了她对他排斥到底的基石。

虽然人情冷漠是现代社会的通病，但两家人紧挨着门，整日进进出出总能打上个照面，时日久了，也渐渐熟悉起来。

隔壁家的男主人我极少见到，少数几次在家，他们夫妻的表情都非常僵硬客气，似乎都在极力忍耐着对方。而任西顾，大都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就算是出来两家一起聚餐，也是从头到尾臭着张脸，一点也没有身为蓬勃的小学生所具有的朝气。

一家人做到这般生分的地步，也真是绝了。

老妈暗暗欣慰地拍拍我的手，平日老怪我阴沉，现在看了别人家的小孩，不由感慨阴沉点也比乖僻好。

席间正说到任西顾的班主任昨天晚上打来电话，反映原来是尖子生的西顾近日常常迟到早退，还逃了两次课……

说到这里时，任母红了眼，恨铁不成钢地狠狠再瞪了他一眼。

任西顾只是无动于衷地继续吃饭，眉毛也不抬一下。

老妈却热情得紧，听罢一把把我往前一推：“没事，我们家萌萌也在F中，和西顾的附小一条路，以后把这两个小的一起拎去上学，萌萌的年纪比较大，会好好督促弟弟的。”

“谁是她弟弟啊……”

“谁是他姐姐啊……”

我们两人同时不爽地开口，发现对方和自己一样后，又不约而同地闭上嘴。

“哟嗨！还挺默契的嘛。”老妈爽快地大力拍拍我们的肩。

任母倒很是心动，犹犹豫豫地道：“那会不会太麻烦萌萌了……”

“没事，没事！就这么定了！”老妈大笔一挥，干脆无比地把我给卖了。她当然干脆了，做这苦差事的是我又不是她。

任西顾不满地瞪了我一眼，低头恨恨地扒饭。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老妈打包到隔壁，领了那只小鬼一道上学。

一路上他对我实行三不政策，不看不听不说，快到校门口时他径直往旁边的小巷一拐，打算逃课。

我忍不住眼角抽搐了一下，把他给拽回来：“你干吗呢你？”

他甩开我的手：“逃课，你没看出来啊。”

“逃什么课啊，都到校门口了，我有说不让你逃吗，你个小鬼进去兜个一圈露个脸再逃啊。”

“？”估计他以为我会义正辞严地劝导他接受爱的教育，见我这么爽快地拍板倒不由愣住了。

“你现在回班上露完脸再跑到时候了不起算早退，早退再怎么着也比逃课处分小，”我盯着他的眼睛，“脚长在你身上，你真想跑，我拦得了一时又拦不了一世，这个人生是你的，你想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一团糟也随意，我又不是你妈，你再怎么样也与我无关。只是……你妈妈多少会伤心吧。”

他撇开脸。

“只不过到学校晃个一圈又不是上刀山下火海，你放心，你等会逃课我一定不拦，行吧。磨叽什么？”我有点不耐地拉住他的手，“走啦！”

他的手下意识地挣动了下。

我加大几分力气，拽着他：“愣着干吗，走啦。”

他便也渐渐不再抗拒，跟在我身后慢慢进了校园。

之后一起上学的日子不算难挨，天也渐渐转凉，模拟考结束之后，我和吴越以及班长不出众人所料地进入一班。

与原本的二班相比，一班的学习氛围无疑更为紧张，作为尖子班，每日就是不停地考试考试，为了日后的奖金各科老师也拼了命地加班加点，不断加课。

压力渐渐沉重起来，我常常在晚自修结束后陪着罗莉在校内逛一圈再回家，当然，路边摊和牛肉丸也是我们在晚自修结束后回家途中的首选必备。

也许王菲自己心中也没有底。

“爱上一个认真的消遣，用一朵花开的时间。

你在我旁边只打了个照面，五月的晴天闪了电。”

我偏头看着他的侧脸，他单手拿着麦克风，低低地唱着：“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懂事之前情动以后长不过一天……留不住，算不出流年……”

一群人闹了个通宵，第二日早晨方尽兴而归，群体活动时惯常由男生请客，在包厢里除了休息了大半夜还有点神智的吴越之外，其余人等跌跌撞撞地站得东倒西歪。

吴越只得摇头，挥手让他们先走，自己先去前台垫付费用。

我早早和罗莉道别后就一个劲在磨蹭，直到其他人都散得差不多了。我才慢吞吞地踱出来，与他在前台“偶遇”。

“郝萌，你还没走吗？”

我面无表情地点头。其实是因为紧张，只要一紧张，我就会面部僵硬，那张面瘫脸便常常被传为阴沉冷淡。

“你住在哪？我后会送你回家吧。”他打开钱包，头也不抬地道。

他的作风在毛躁的同龄人中向来算温和绅士，他对于那时的我而言，几乎可以算着迷了。我冷着脸“嗯”了一声，捏着包的手紧张得几乎要颤抖起来。眼角的余光不小心瞄到他的皮夹，我愣了一下，仿佛被一盆冰水从头泼到脚，原本躁动的心情彻底凉了下去……

虽然他开合皮夹的时间很短，但依然能一眼看见贴在正中央那醒目的照片，那是一个俏丽活泼的女孩，笑得仿佛所有的阳光都照在她一人身上……和我是完全相反的类型。

“不好意思，”我不经意地拿出手机，“刚刚才发现这条短信，我有事，先走了啊。”

他正和前台小姐去领发票，闻言回头：“哎？这么急吗？”

我含糊地唔了一声：“没事，我打的回家。”说完也不待他反应过来，直接开门出去。

我走在大街上，手伸进口袋拿出那两张电影票，站在垃圾箱前呆了半晌又重新将电影票放回口袋中。

随意上了一辆公交，也许是打击太大，通宵了一整夜我也没有感觉到疲惫。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托着腮心不在焉地浏览沿途的风景，凭自己的感觉随意选了一站下车，开始瞎转悠。

胸口堵得慌，又闷又冷，沉甸甸地坠着，落不到底。

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街头，不期然，在人来人往的广场一隅，有个熟悉的身影坐在广场前的台阶上，侧着脸，看不清表情。

啧，又是隔壁家那个麻烦的小孩。

我双手插在口袋里，准备视而不见地离开。走出两步，我回过头，他依然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地，明明只是个小毛孩，却透着过分早熟的孤独。

我烦躁地扒梳了下头发，郁闷地重新抬脚。

“喂，你怎么在这，不回家？”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没吭声。

我一屁股坐在他身边，没看他，只盯着聚在广场上空不断扑腾的白鸽：“你爸妈都不管你？就这么跑出来他们会担心的，回家吧。”

他皱起眉，恶声恶气道：“你很烦啊，我怎么样和你又没有关系。”

我想了想：“这倒也是。”偏头又看了他几秒，“我说，你的脾气实在太差了，这样和其他人交际会有问题吗？”

他瞪着我：“我和其他人的交际也与你无关。”

“你这样浑身是刺的个性实在不讨喜。”如果是天生的，也只能说他是天赋异禀了。

他也像我一样只手托腮，回望我，原本就过分凌厉的眉桀骜不驯地挑高：“你没有资格说我，你自己不也是整天阴沉着脸，比我好不到哪去。”

“.....”

我沉默了下，突然觉得明明刚刚失恋正伤心的自己，为什么要给自己找罪受？

他见我沉默下来，故作不经意地悄悄朝我这边扫了一眼，也不开口了。

我站起身，二话不说地直接抬腿就走。他愣愣地看着我起身，表情有一瞬间的无措。但最后他还是抿着唇，掉过脸，不看我。

我撇撇嘴，甩了甩头发，这浑蛋小鬼。

“喏！给你！”

绕了大半个广场终于找到一家超市，我买了2罐牛奶和面包，顺便再抓了几包小屁头最喜欢的零食，打了个包又不辞辛苦地回来了。

他愕然抬头，惊讶的表情还来不及收回去：“.....你没走？”

“走什么？”我叹了口气，伸手揉了揉他的发顶，他的头发与个性正相反，十分柔软黑亮，“你早餐应该没吃吧，现在都快中午了，就顺便当午餐吧。”他估计是震惊过度，还没反应过来，不像平时那样狠狠拍开。

“瞎愣着干吗？”我老实不客气地把我那一份面包和牛奶取出来，饿了一早上，胃都有点疼了。

他接过来，防备地又看了我一眼。